

# 《资本论》研究论丛

ZIBENLUNYANJIULUNCONG

第四辑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 《资本论》研究论丛

第四辑

1966—1979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 编辑说明

《资本论》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资本论》的研究、教学、普及和宣传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近几年来，《资本论》的研究空前活跃，研究成果日见增多，但是散见于各种报刊上。为了适应《资本论》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们决定编印《〈资本论〉研究论丛》。

本《论丛》收录我国解放后历年发表的《资本论》研究论文，基本上采用编年法，但也适当地按专题编排，以便读者参考。从1949年至1979年发表的论文编成四册；从1980年起，将按年分册出版。由于篇幅所限，凡已汇集成专著或论文集者，均不再选录。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全貌，特在每册书后另附《资本论》研究的资料索引。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其他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这项工作初次尝试，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对资料的取舍和分类，难免有不妥之处，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进工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

# 目 录

## 《资本论》的诞生与传播

- 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宋洪训 ( 1 )
- 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精神……………漆琪生 ( 10 )
- 丰碑的竣工——学习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
- 札记……………燕 婴 ( 23 )
- 郭老攻读《资本论》……………陈福康 ( 35 )
- 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资本论》……………郑易里 ( 40 )
- 王亚南同志对《资本论》在中国
- 传播的贡献……………漆琪生 ( 43 )
- 谈谈《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杨国昌 ( 50 )

## 《资本论》的方法论

- 试论科学的抽象——《资本论》的逻辑
- 学习笔记……………张 文 ( 60 )
- 马克思《资本论》中科学抽象方法的
- 运用形式……………刘涤源 梅荣政 ( 71 )

## 关于商品和货币理论

-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伟大变革……………陈振羽 ( 86 )

试探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学习

- 《资本论》札记……………兰益江 林金锭 (99)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金定奎 (108)

**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

- 资本的运动过程与剩余价值规律……………王学文 (128)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创造——学习  
《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陈 征 (151)

**学习《资本论》的体会**

- 《资本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伟大革命——  
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几篇序言  
和跋文……………李 兵 (171)  
试论生产力的内在源泉——学习《资本论》  
的一点体会……………洪远朋 (188)  
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平衡……………欧阳胜 (201)  
《资本论》中“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  
究竟是什么关系?……………张友仁 (217)  
“成反比”和“成正比”的辨析——读  
《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一节兼与卫兴华同志商榷……………范敬凯 (225)  
《资本论》中为什么“假定”按劳分配……………卫兴华 (23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未来共产主义  
教育的预见……………车树实 (239)

## 附 录

1966—1979年《资本论》研究资料

索引..... ( 250 )

## 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

宋洪训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钟，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马克思寓所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绿色灯罩下透射出的光线，淡淡地照在写字桌上的一封信上，信上这样写着：“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刚刚校完……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这是马克思最后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全部工作的一夜。即使已经是深夜两点钟，马克思还是满怀感激的心情把多年辛劳后的胜利喜讯告诉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

写作《资本论》这部经济理论巨著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几乎都用在这上面了。的确，一部《资本论》凝结着马克思将近四十年的心血。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所迁到的艰难险阻，所忍受的痛苦折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马克思自己曾经这样描述：“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马克思对自己的确定的目标始终如一，对革命的前途满怀信心；任何困难挫折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为创立无

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而工作，对于马克思来说是最大的欢乐和幸福，从而也给了他克服困难的无穷力量。

马克思是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理论的。当时，他担任《莱茵报》的主编，经常迁到一些经济理论方面的困难。在同《奥格斯堡总汇报》争论有关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问题时，他感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知识，于是就发愤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马克思已经深深地认识到，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研究经济制度，创立科学的经济理论，用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无产阶级，对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极其重要的。在那些年代里，马克思研究了大量的历史、经济和其它方面的书籍，经过三、四年的刻苦钻研，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学说。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即使是一些最优秀的代表也不能摆脱自己的阶级偏见，来解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谜，来为工人阶级提供战斗的理论武器。因此，马克思下决心改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

1848—1849年，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革命。火热的斗争使马克思中断了系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巴黎。但是法国政府要把他放逐到一个对健康极其不利的沼泽地区。马克思于是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从此以后，他一直侨居伦敦，直到逝世。

伦敦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首都。马克思把伦敦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的“观察哨”，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运动规律。伦敦市内有个英国博物馆。博物馆的图书馆里藏有无数珍贵的图书资料和种类繁多的报刊文献。那几年，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刚刚落成，马克思就在图书馆阅览

室里专心致志地研究近十年来出版的经济史资料。

马克思总是每天早晨九点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才回家。工作时，他总是坐在自己常坐的那个位子上。马克思在埋头研究图书资料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脚来回擦地。经过长年累月，他坐位下坚硬的水泥地竟然被磨去了一层，因而在那里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几年，马克思研究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配第等经济学家的著作，重读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著作，阅读了有关货币、信贷、财政、地租等许多作品。马克思在读书时，随时都作摘录，或以摘要的形式批判地叙述这些作品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的好习惯。在写作《资本论》的几十年当中，马克思所写下的手稿和摘记，所阅读的书籍和资料，所研究的各种学科的文献材料，所参阅的报刊杂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真是“多得要命”。据统计，他读过和做过笔记、摘录的书就有一千五百多种，写的笔记本，包括手稿、札记、提纲、短评，至少有一百多本。凡是和政治经济学有点关系的学科，他都细心地研究过。仅仅为了研究地租问题，他还阅读了农业化学、地质学方面的书，甚至到地质学会去听课。在探讨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时，他又研究了工艺学、技术史。当写作受到计算上的错误的阻碍时，他又急忙去复习代数，结合着又把算术很快地复习了一遍。为了写关于英国劳工法的章节，他把图书馆收藏的英国和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蓝皮书”是当时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们的资料。饱食终日的议员们自然没有兴趣去读这样大部头的报告。有的议员把它当废纸论斤出卖；有的把它当作手枪射击

的靶子，根据子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他们手枪的威力。可是，这些“蓝皮书”却成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极好的参考资料。

在侨居伦敦的头几年里，马克思几乎过着“幽居”的生活，除了去图书馆以外，很少到别的地方去，甚至很少和朋友们来往。书籍成了马克思唯一的朋友。那几年，马克思真是“发狂般地”研究经济学，即使偶尔有朋友到他家来，谈话也常常超不出经济学的范畴。

马克思的精力是无穷无尽的。他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白天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工作将近十个钟头，回到家里又继续写作到深夜。据第一国际的一位老工人回忆，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往往两倍于此。”

英国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为了逃避法律上对工作日限制的制裁，常常让工人们在一个工厂或车间做完工以后，再转到另一个工厂或车间去做同样时间的工。这种非法的制度当时叫作“轮班制度”。马克思反对资本家在工人们身上实行“轮班制度”。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就象1848—1850年英国棉厂主把‘轮班制度’用在同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身上”。

但是，就在马克思这样忘我地、孜孜不倦地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一些庸俗的民主派却嘲笑马克思整天钻在书堆里自寻苦恼。马克思对此嘲弄地说：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自然不需要用这样的工夫。

在那些年代里，贫困经常压得马克思喘不过气来，他不

得不为每天的“面包”而奔波。马克思只靠一点微薄的稿酬和恩格斯的帮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时候，穷得连买稿纸、信纸的钱都没有，甚至寄一份手稿的邮费都付不起，只好把衣服、家具什物拿去典当。家里的人病了，无钱请医买药；小女儿死了买不起棺材，不得不向邻居借钱。一家人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点面包和土豆。有一次，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已经到了这样有趣的地步：我不能再出门，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我不能再吃肉，因为没有人再肯赊给我了。

贫困压迫着马克思。当马克思处在走投无路的困境时，甚至想到一家铁路管理局去当个普通职员。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字迹太潦草而没有被录用。但是马克思对于反动派的利诱和收买，是从来毫不动心的。

1865年，普鲁士官员布赫尔写信给马克思，要他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驻伦敦的金融问题记者。布赫尔在信中表示：凡是在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所影响的人，就得投靠政府。马克思在回信中愤怒地斥责了布赫尔的卑鄙企图，给了反动的普鲁士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不！

由于过渡的劳累和长年从事夜间工作，马克思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经常是病魔缠身。起先是肝痛、神经衰弱，身上长疖子，坐骨神经痛；后来又患肋膜炎，肠胃病等等。但是，马克思始终以难以遏止的精力从事研究和写作，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马克思自己说过，即使“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头上”，也要完成这部著作。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情况曾

经有一段描述：“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就此可以写一部秘史，将它揭示出很多、多得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恩格斯也是最了解马克思的，他说过：这本长期来呕尽心血的书是马克思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马克思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给无产阶级锻造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有一次，马克思豪迈地说：我并不为此而感到遗憾，相反，假如要我重新开始我的生活道路，我还是会这样做的。

马克思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不论是花费了多少功夫，用了多少心血，只要发现还有不妥当的地方，他就毫不吝惜地加以改正或删除。他总是细心研究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和新文献，分析实际生活中的新事实和新情况，来反复修改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做到精益求精。马克思引证的事实和数字也都是经过多方面核实的，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考核的事实上的。在他自己对自己结论的形式和内容尚未感到满意以前，在他没有最后确认所有有关的书都已读过，所有相反的意见都已考虑过，所有的问题都已彻底解决以前，他是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前后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写作过程中，工作渐渐扩展，一再超出计划的范围。有时候，给自己规定了完成的期限，但是为了一再修改，往往又不能如期付印。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他决不愿在全部著作还没有完成以前就拿出去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贡献给劳动者的东西，如果有一点不

够尽善尽美，就是一种罪恶。

的确，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研究过。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才能继承前人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克服前人的一切错误和弱点，在科学上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生长、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开始，全面分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透彻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的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指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资本主义世界因此对马克思进行疯狂报复。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以最卑劣、最下贱的诽谤来打击马克思。对《资本论》这部巨著，他们从科学上提不出任何东西来驳倒马克思的理论，只好制造“沉默”的阴谋，妄图以此来扼杀马克思的光辉著作。为了粉粹这个阴谋，恩格斯在各种不同的报刊杂志上写了十几篇《资本论》的书评，对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作了公允的评价。恩格斯指出，“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很快就在德国、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工人中间广为传播。《资本论》能为广大的工人群众所理解，马克思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

酬”。

以后几年，马克思继续从事《资本论》其它各卷的工作。但是，第一国际繁重的事务，革命斗争的频繁活动，占去了他许多时间；健康状况也常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马克思特别认真的精神、一丝不苟的态度、富于自我批评的严格要求，又使他不断地回过头来进行补充和重新考察。因此，在马克思生前，《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一直未能出版。但是马克思对科学所作出的贡献，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立下的功绩是千古不朽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谈到，“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1873年，当《资本论》第一卷再版的时候，马克思把自己的书寄给了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马克思一向很重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也十分钦佩达尔文对科学所作出的贡献。达尔文对马克思著作的严谨的科学性和从事这项事业的崇高目的给予极高的评价。达尔文收到《资本论》以后，给马克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亲爱的先生：承蒙寄赠巨著《资本论》，谨致谢意。竭诚希望对政治经济学这门深刻而重要的课目能有较多的了解，以无愧于您的礼物。尽管我们两人研究的领域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诚期望扩展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将最终造福于人类。您忠实的查理·达尔文 1873年10月1日。”

当《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在序言

中针对当时法国读者不愿花大力气钻研、急于追求结论的毛病，告诫读者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马克思对自己科学研究的生动总结，也是对我们的谆谆告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正是在科学的道路上不畏劳苦、勇敢攀登的光辉典范。

（原载《革命文物》1978年第3期）

# 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精神

漆琪生

六十年前，即在1919年，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此后有一些人将《资本论》的某些篇章在我国翻译出版。至于《资本论》全书，则是在1938年秋经郭大力、王亚南两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将其翻译后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资本论》在我国的翻译出版，使我国人民获得了全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机会，同时，对我国经济科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资本论》不仅能在经济理论上指导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兴起、建成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还能指导我们在思想上、学风上和生活上进行正确的改进。我们必须积极和认真地学习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结合的精神，以使用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伟大号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这部不朽巨著，是为了实现和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进行的。

我们知道，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完成产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在西欧主要各国逐渐获得高度发展，并取得了统治的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所

固有的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亦日益激化起来。1825年在英国第一次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后就周期性地发生。1857年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开始扩大为世界性的大危机。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同它的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必须将这个外壳彻底炸破，才能解决这一根本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深，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对立也日益尖锐化起来。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人运动就已积极地开展起来，到四十年代则更加蓬勃兴起。尤其是1848年至1849年的欧洲大革命运动，更是掀起了各国工人斗争的高潮。可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他们的革命后来暂时进入了低潮。但是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又使短期沉寂的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1859年英国伦敦建筑工人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反对资本家转嫁危机损失的斗争，激起了大陆各国工人的普遍响应，因而促进了工人组织大联合和国际工人大团结的运动发展，为以后第一国际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另外，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开始，它们的政治经济学已由古典学派转变为庸俗学派。后者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反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鼓吹阶级调和，他们的理论已无科学价值，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变革，成为非常必要。

在当时这种革命形式之下，迫切要求有一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其历史